

從放鶴亭到燕子樓 蘇東坡在徐州的故事

孫 震 ◎ 國立臺灣大學名譽教授

✿ 從密州到徐州

蘇軾於宋神宗熙寧 9 年（1076）12 月從密州（今山東諸城）調知河中府，未達任所，又於熙寧 10 年（1077）2 月改知徐州。他在密州 2 年，最著名的作品大家耳熟能詳的有〈江城子〉（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）、〈水調歌頭〉（丙辰中秋，歡飲達旦，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）和〈超然臺記〉。〈水調歌頭〉和〈超然臺記〉在我那個時代，中學的國文課大概都會讀到；〈江城子〉可能因是蘇軾懷念亡妻之作，十分感傷，不適合選入中學課本，不過愛好文學的學生仍多能記誦，所以我在談到蘇東坡在徐州的故事前簡單提一下。

蘇軾的第一任妻子王弗於 16 歲嫁給 19 歲的蘇軾；宋英宗治平二年（1065）5 月 28 日病逝汴京，年 27 歲，6 月 6 日殯於汴京城西，次年歸葬眉山祖墳。

蘇軾是於熙寧 10 年（1077）4 月 21 日到達徐州任所，他職務的全銜是朝奉郎、尚書祠部員外郎、直史館、權知徐州軍州事、騎都尉。他生於宋仁宗景祐 3 年 12 月 19 日。景祐 3 年是西元 1036 年，不過舊曆年底正是新曆年初，所以準確說，蘇軾是生於 1037 年 1 月 8 日，他於嘉祐 2 年（1057）中進士，不到 21 足歲，不過從 1036 年起算，虛歲是 22 歲，所以大家說他 22 歲中進士。熙寧 10 年蘇軾 42 歲，以今天的觀點看還很年輕，不過在那個時代，蘇軾自覺老了。他的弟弟蘇轍陪他到任，中秋夜步蘇軾密州原韻作〈水調歌頭〉，有下面的句子：「離別一何久，七度過春秋，去年東武今夕，明月不勝愁。」又說：「今夜清尊對客，明夜孤帆水驛，依舊照離憂。」東武就是密州，兄弟一別 7 年，徐州相聚，過了中秋，第二天弟弟就取水路赴南都（今河南商丘）就職，依舊是別離。

我想藉此機會回憶一下蘇軾的〈水調歌頭，兼懷子由〉，如今已成千古絕唱：

明月幾時有，把酒問青天，不知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。

我欲乘風歸去，又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間。

轉朱閣，低綺戶，照無眠。不應有恨，何事偏向別時圓。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。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

這時正當王安石掌權，蘇軾遠在山東密州，偏遠之鄉，不知朝中鬧成什麼樣子了。他很想



參與，有所作為，又怕受到傷害。不過也許我們想多了，蘇公並無此意，他只是真的醉了，一下子想飛上天，怎麼還在地上呢？我覺得蘇軾文字的魅力常在他的真幻實虛轉換之間。人生並非如此分明，不必深究。此詞的下片開頭描寫一幅月亮升起的動態景象，中秋之夜，月從地面升起，先照到高閣，升高後才照到綺戶，再升高月光灑落到庭院中睡不著覺、「起舞弄清影」的人。明月如此美好，為什麼偏在人離別時圓呢！人生有很多無奈，不然要怎樣呢？只好退一步想，千里之外同看明月就好了。這就像李之儀的〈卜算子〉「我住長江頭，君住長江尾。日日思君不見君，共飲長江水。」自我安慰的設想令人黯然神傷。

❁ 彭城大水

這年7月17日，黃河在河南澶州（今濮陽）決口，洪流漫野，北溢於山東的濟水，南溢於江蘇的泗水。徐州西臨河南，北接山東，汴水從河南流經城北，注入泗水，泗水從山東流經城東入淮。8月21日大水淹到徐州。蘇軾自戲馬台至城築起長堤抗洪，並將城牆加高，城基加厚。他短衣草履，結廬城上，親率官民分段堵水，使徐州城內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得以保全。

戲馬台在徐州城南里許戶部山上。戶部山在明代前稱南山。項羽都彭城時築台其上，看兵馬操練。天下太平，「馬放南山」也是指這裡。蘇軾在〈徐州上皇帝書〉中說：「城三面阻水，城堞之下，以汴泗為池，獨其南可通車馬，而戲馬台在焉。其高十仞，廣袤百步……」軍事地位重要。現在已是徐州繁華街市的一部分。

城下洪水最深時達2丈8尺，如繼續上漲，後果不堪設想。這時候發生了一件悲壯感人的故事，說是有位蘇姑，不知是蘇軾的妹妹還是女兒，為救徐州百姓，身著紅衣，投身洪流，讓洪水退去。我們看《今古奇觀》〈蘇小妹三難新郎〉，得知蘇軾有位和他一樣有才氣的妹妹，嫁給秦觀。新婚之夜，新娘子出題目為難新郎，蘇軾暗中相助，秦觀福至心靈，才得入洞房。我們都知道蘇軾既無妹妹也沒有女兒。然而徐州百姓堅信蘇姑捨身投水，救了一城百姓，為她修蘇姑墓，築蘇姑廟，並於每年農曆10月10日舉行廟會，紀念這位捨己為人的女神。

2009年4月徐州市蘇軾文化研究會主辦的《放鶴亭》第4期，惠光啓在他的大作〈百步洪、顯紅島與蘇小妹〉中引用龍吟的文學創作《千古風流蘇東坡》為這件傳說解惑。根據龍吟，蘇小妹是蘇洵在京師所認的義女史文美，後因母親改嫁高郵縣令徐仲謀，改姓徐。蘇軾知徐州時，文美因避婚投奔義兄。大水圍城時每日送飯給城上的義兄，聽百姓傳說，河神要娶紅衣女子，洪水才會退去。10月10日她帶七歲的姪兒蘇迨和五歲的蘇過登城送飯，說出要嫁給河神退水救城的打算。說完就欲縱身跳入洪水，為蘇軾父子拉住，但手中送飯的籃子和籃子裡的紅衣袍卻落入滾滾洪流。城上的士兵看到紅衣在水上載浮載沉，大喊「有人落水了！」就有很多民工跳入水中救人。這時蘇迨兄弟在城上邊跑邊喊：「那是姑姑的，那是姑姑的。」百姓跟著喊：「蘇姑娘落水了。」數日之後水退，百姓在泗水沙洲發現紅衣，因稱這個沙洲為顯紅島。

❁ 黃樓

10月15日黃河回歸故道，在徐州東方海州附近入海，大水圍困徐州50餘天終於退去。翌年宋神宗元豐元年(1078)2月，朝廷核准了蘇軾的請求，撥發錢糧，強化從戲馬台至城的堤防，這就是徐州「蘇堤」的起源。

蘇軾並在東門之上蓋起一座高樓，俯看寬闊的泗水，樓面塗以黃土，取五行土能克水之意，名為「黃樓」。黃樓於8月12日完工，蘇轍為作〈黃樓賦〉，逾千言，蘇軾親自書寫，刻石為碑。9月9日舉辦盛大的啓用典禮，文人雅士齊聚，飲宴祝賀。蘇軾高興的寫下下面的長詩：

去年重陽不可說，南城夜半千漚發。
水穿城下作雷鳴，泥滿城頭飛雨滑。
黃花白酒無人問，日暮歸來洗鞞鞞。
豈知還復有今年，把盞對花容一呷。
莫嫌酒薄紅粉陋，終勝泥中事鍬鎬。
黃樓新成壁未乾，清河已落霜初殺。
朝來白露如細雨，南山不見千尋剎。
樓前便作海茫茫，樓下空聞櫓鴉軋。
薄寒中人老可畏，熱酒澆腸氣先壓。
煙消日出見漁村，遠水鱗鱗山鬢鬢。
詩人猛士雜龍虎，楚舞吳歌亂鵝鴨。
一杯相屬君勿辭，此景何殊泛清霅。

烏台詩案後，蘇軾詩文遭禁。徽宗即位，大赦天下，黃樓詩碑日夜有人拓印收藏。蔡京為相時下令將蘇軾等人文集雕版悉行焚毀。徐州守者將黃樓賦碑投諸城濠，改黃樓為觀風樓。宣和末年，禁稍弛，太守苗仲先出石碑，拓印數千本，忽語僚屬曰：「蘇氏之學，法禁尚在，此碑奈何獨存？」立碎之。仲先卸任後，攜其拓本至汴京，高價出售，賺了不少錢。後人以墨拓為本重新刻製，文革時塗以石灰，佯作屋牆，逃過再次被毀的劫數；1988年重建黃樓，置於廳中。

❁ 放鶴亭

大水淹了徐州隱士雲龍山人張天驥在黃茅岡的舊居。山人有田宅、花園，雅好詩文和音樂，躬耕而食，不求聞達，與蘇軾時相過從。蘇軾有〈登雲龍山詩〉，別見趣味：

醉中走上黃茅岡，滿岡亂石如群羊。
岡頭醉倒石作床，仰看白雲天茫茫。



歌聲落谷秋風長，路人舉首東南望，
拍手大笑使君狂。

雲龍山現有「東坡石床」。不過熙寧 10 年中秋節過後不久，徐州即遭大水圍困，蘇軾忙於抗洪，恐怕要到第二年秋天才有機會醉臥黃茅岡，仰看白雲、放聲高歌吧？

第二年春天，山人在故居之東，東山之麓另築新宅，並在新宅的上方築「放鶴亭」，早晨放他畜養的兩隻鶴到西山自由自在飛翔，傍晚召喚回來。11 月 8 日蘇軾為作〈放鶴亭記〉。這篇散文也是我那個時代中學生必讀的國文。蘇軾在文中極稱隱居之樂，「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。」文末作放鶴招鶴之歌，曰：

鶴飛去兮，西山之缺。高翔而下覽兮，擇所適。翻然歛翼，宛將集兮，忽何所見，矯然而復擊。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，啄蒼苔而履白石。

鶴歸來兮，東山之陰。其下有人兮，黃冠草履，葛衣而鼓琴。躬耕而食兮，其餘以汝飽。歸來、歸來兮，西山不可以久留。

蘇公是否看到隱士生活自在，感於官場險惡，所以興起「歸來、歸來兮，西山不可以久留」的感嘆。

〈放鶴亭記〉有兩處文字不是交代得很清楚，讀者也多不深究，我想簡單討論一下。第一點，「徐州之山，岡嶺四合，隱然如大環，獨缺其西一面」，一作「西十二」。究竟是「西一面」還是「西十二」？答案應是「西十二」，乾隆御筆親書的〈放鶴亭記〉就是作「西十二」；如果是「西一面」如何會「隱然如大環」呢？第二點，張山人所建的新居和放鶴亭究竟「長什麼樣子」，蘇文沒說。不過山人住處和亭子是兩處不同的地方。蘇文明明說：「遷於故居之東，東山之麓，升高而望，得異境焉，作亭於其上。」居家於山腳下，才方便日常生活，雖是隱士，也不必隱於高山之上，白雲深處。不過放鶴、招鶴、欣賞鶴的「清遠閒放，超然於塵埃之外」，則不能不在高處蓋亭子。徐州市《放鶴亭》2009 年 1 月創刊號，李世明在其大作〈千年勝景放鶴亭形制考〉中，引述蘇軾時代的詩人賀鑄，元豐 5 年（1082）遊徐州，應邀到張山人家中作客所見。賀鑄在其〈遊雲龍山張氏居序文〉中說：「雲龍山距彭城廓南三里，郡人張天驥築亭於西麓。」就是蘇軾文中的「東山之麓」。麓就是山腳下。「亭下有小屋曰蘇齋」。從蘇齋「東趨放鶴亭，蹬道披茅管，指顧百村落，炊煙林莽間。」可見放鶴亭在蘇齋之東的上方，可能也不會太高，在山腰處即可以看到村落和炊煙。蘇軾〈放鶴亭〉有「鶴歸來兮，東山之陰」之句，放鶴亭可能蓋在東山北方的半腰處。蘇齋是張山人為紀念蘇軾的名稱，賀文雖說是「小屋」，但是看他描述的氣派，李世明說：「倒是和雲龍山頂的亭齋合一的放鶴亭相彷彿。」現在的放鶴亭是三間寬敞的直脊磚屋，前廊由四根方柱支撐，規格如廳，似乎將「蘇齋」放在亭子的位置。

❁ 燕子樓與關盼盼

徐州另外一處名勝是燕子樓。蘇軾名作〈永遇樂〉，自題是「彭城夜宿燕子樓，夢盼盼」所作：

明月如霜，好風如水，清景無限。曲港跳魚，圓荷瀉露，寂寞無人見。統如三鼓，鏗然一葉，黯黯夢雲驚斷。夜茫茫、重尋無處，覺來小園行遍。

天涯倦客，山中歸路，望斷故園心眼。燕子樓空，佳人何在？空鎖樓中燕。古今如夢，何曾夢覺，但有舊歡新怨。異時對、黃樓夜景，為余浩嘆。

元豐元年（1079）10月15日，蘇軾登黃樓觀月賦詩，尾聯說：「為問登臨好風景，明年還憶使君無？」〈永遇樂〉末句也說：「異時對、黃樓夜景，為余浩嘆。」是否因此之故，王文誥在《蘇文忠公編注集成總案》中稱：「是夜夢登燕子樓，次日往尋其地，作〈永遇樂〉詞。」故此詞應是作於10月16日。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黃啓方教授則認為東坡詞序明明說：「彭城夜宿燕子樓，夢盼盼，因作此詞。」所以我們應相信東坡自己的話。不過啓方未說〈永遇樂〉究竟是什麼時候作的。我個人認為黃樓於8月21日落成，9月9日舉行啓用大典，此詞一定是9月9日以後所作，但不可能遲至10月15日以後。因為徐州接近北地，農曆10月15日已經進入冬季，天氣漸漸冷了，草木飄零。但〈永遇樂〉所描寫的「好風如水」、「圓荷瀉露」分明是秋天。睡到半夜被一片飄落的葉子從夢中驚醒，也是深秋以前才會有的景象。所以我認為此詞是元豐元年9月中旬所作。我也相信此詞是蘇公「夜宿燕子樓」現場的感受，而不是「是夜夢登燕子樓，次日往尋其地」所作，不然怎可能如此真切具體？而且元豐元年10月15日蘇軾在徐州已一年半，那裡還會不知燕子樓須「往尋其地」呢？其實這年中秋蘇軾寄給蘇軾的詩就說：「使君攜客登燕子，月色著人冷如水。」可知蘇公早已去過了。

關盼盼是唐代徐州名妓，善歌舞、工詩詞，可以說是一位多才多藝的美女。徐州刺史張愔納之為妾，為建燕子樓。張愔的父親張建封是唐德宗時期的重臣，貞元4年（788）為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、徐泗濠節度使、度支營田觀察使。7年進位檢校禮部尚書。12年加檢校右僕射。建封擁有地方勢力，又對朝廷忠心，所以為德宗所重。他入覲京師時，皇帝賜他與幸相同座而食，權傾一時。貞元16年（800）以66歲逝世。建封去世後，張愔以驍騎將軍兼徐州刺史、充本州團練使知徐州留後。貞元19年（803）加武寧軍節度使、檢校工部尚書。唐憲宗元和元年（806）10月有疾，上書求代，徵為兵部尚書，11月赴京，未出界而卒，詔贈右僕射。父子皆曾為徐州刺史、尚書和僕射，若干文人未經細察，以訛傳訛，在關盼盼的故事中引起一些誤解。

白居易的父親白季庚曾為彭城縣令，後升徐州別駕，所以家人與張氏家族有舊交。居易小時候住過徐州，唐德宗貞元20年（804），白居易32歲授校書郎，遊徐泗間，張愔邀宴，見到關盼盼。唐憲宗元和元年（806）愔卒，歸葬洛陽，盼盼獨居燕子樓不出，感念舊愛，寄情詩



詞，據說作詩三百首，結為《燕子樓集》，唯後世無傳。

張愔族兄張仲素為詠〈燕子樓〉詩三首以示白居易：

一、樓上殘燈伴曉霜，獨眠人起合歡床；
相思一夜情多少，地角天涯未是長。

二、北邙松柏鎖愁煙，燕子樓中思悄然；
自埋劍履歌塵散，紅袖香消十一年。

三、適看鴻雁岳陽回，又睹玄禽逼社來；
瑤琴玉蕭無意緒，任從蛛網任從灰。

白居易讀後感慨不已，乃和詩三首：

一、滿床明月滿窗霜，被冷燈殘拂臥床；
燕子樓中寒月夜，秋來只為一人長。

二、鈿帶羅衫色似煙，幾回欲著淚潸然；
自從不舞霓裳曲，疊在空箱十一年。

三、今春有客洛陽回，曾到尚書墓上來；
見說白楊堪作柱，爭教紅粉不成灰。

樹猶如此，人何以堪！怎教紅粉不成灰土呢？

白居易並在序中細數淵源，曰：「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盼盼，善歌舞，雅多風態。余為校書郎時，遊徐泗間。張尚書宴余，出盼盼以佐歡，歡甚。余因贈詩云：『醉嬌勝不得，風裊牡丹花。』一歡而去，今後絕不相聞，迨茲僅一紀矣。昨日，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繪之訪余，因吟新詩，有〈燕子樓〉三首，詩甚婉麗，詰其由，為盼盼作也。繪之從事武寧軍累年，頗知盼盼始末，云：『尚書既歿，歸葬東洛，而彭城有張氏舊第，第中有小樓，名燕子。盼盼念舊愛而不嫁，居是樓十年，幽獨塊然，於今尚在。』余愛繪之新詠，感彭城舊遊，因同其題作三絕句。」白居易的〈長恨歌〉作於806年差不多在同一時期，詩中也有「侍兒扶起嬌無力」之句表達同樣神態，餘韻不盡。

白居易後來又作〈感張僕射故妓詩〉以風盼盼：

黃金不惜買娥眉，揀得如花三四枝；
歌舞教成心力盡，一朝身去不相隨。

盼盼得詩泣曰：「妾非不能死，恐我公有從死之妾，玷清範耳。」乃和白詩：

自守空樓歛恨眉，形同春後牡丹枝；
舍人不會人深意，訝道泉台不去隨。

旬日不食而死。不過我對白居易這首詩有點懷疑。白公幹嘛沒事諷一個弱女子去死呢？而且這首詩不論文字和意境都不高明，不像大文豪的手筆。有錢有勢的人花錢買歌妓，歌妓就該為他去死嗎？何況他還不只買一個，而是「撿得如花三、四枝。」而且歌舞也不是他在教，費過甚麼心力呢？

現在我要就手邊已有的資料整理一下關盼盼故事中的一些疑案。第一，關盼盼所嫁的是張愔，不是張建封。白居易於唐德宗貞元 20 年（804）在徐州初識關盼盼，張建封在貞元 16 年（800）已經死了。張愔和他死去的父親一樣有檢校尚書的頭銜。第二，張仲素拿〈燕子樓〉三首詩給白居易看是於唐憲宗元和 10 年春天在長安，那年秋天白居易被貶出長安，任九江郡司馬。張仲素詩第二首末句「十一年」另有版本作「已十年」。十一年是確定的說法，十年是概括的說法。從元和元年（806）11 月到元和 10 年（815）春，已經進入第 10 個年頭（雖然實際時間只有 8 年多一點），大致說得過去，也符合白居易序，距初見關盼盼「僅一紀」的說法。一紀是 12 年。黃啓方教授在《東坡的心靈世界》引《說文解字段注》說：「唐人文字，僅，多訓庶幾之幾。」不過白詩第二首最後一句的「十一年」應改為「一十年」才對。如果兩詩都是「十一年」，則白居易和張仲素那場相會只能在九江，而距白居易見關盼盼已經 13 年，不是「僅一紀」了。

第三，白居易在九江 4 年，元和 14 年（819）調升忠州刺史，元和 15 年（820）召回長安任主客郎中，知制誥，才是所謂中書舍人。所以關盼盼和白居易的詩「舍人不會人深意」，最早可能是這一年，如此則盼盼「不食而死」距張愔去世已 14 年。不過我對後面這兩首詩尚有懷疑。如果這兩首詩都是後人假託之作，我覺得關盼盼的詩比較高明，其中第二句「形同春後牡丹枝」，上應白居易初見盼盼贈詩的「醉嬌勝不得，風裊牡丹花」，牡丹春後如今要枯萎凋謝了。

❁ 友情與去思

蘇軾從宋神宗熙寧 10 年（1077）4 月到徐州，至神宗元豐 2 年（1079）3 月離職到湖州，在徐州共 23 個月，700 餘天。根據大陸徐州市蘇軾文化研究會研究員李世明和《蘇軾在徐州》的作者董治祥的考證，他在這期間的詩文創作，「計古今體詩 197 篇，詞、銘、和致語、口號 31 篇，書啓和贊表及文獻 107 篇，總數為 335 篇。」李世明說：「他創作勤奮，風雨有作，節假日有作，公事有作，私約有作。即是在抗洪最緊張時日亦有作品。」（李世明〈蘇軾在徐詩文篇目考〉，《放鶴亭》，2009 年 4 月，總第十期，頁 19）。不過蘇軾到徐州不久就碰到大水，忙著抗洪。我們從元豐元年（1078）9 月 9 日黃樓啓用雅集所作的詩中可知，大水圍城期間，「日暮歸來洗鞞鞞」，他並不是每天睡在城上，不過仍然很勞累與辛苦。水退忙著善後。接著於第二年修堤防、蓋黃樓，一直到 9 月。所以他在徐州很多詩文可能都是元豐元年（1078）9 月以後的



作品。其中傳誦後世、可與〈水調歌頭·明月幾時有〉、〈念奴嬌·大江東去〉、〈超然台記〉、〈前·後赤壁賦〉同一等級的〈永遇樂·明月如霜〉和〈放鶴亭記〉也是完成於這年9月（也許是10月）和11月。他的長詩〈百步洪〉二首，只要看「欲遣佳人寄錦字，夜寒手冷無人呵」就知道也是這年冬天所作。

元豐二年（1079）2月，蘇軾的四川眉山同鄉晚輩張師厚入京赴殿試，取道徐州謁見。蘇軾設晚宴招待，作〈月夜與客飲杏花下〉：

杏花飛簾散餘香，明月入戶尋幽人。
 褰衣步月踏花影，炯如流水涵青蘋。
 花間置酒清香發，爭挽長條落香雪。
 山城酒薄不堪飲，勸君且吸杯中月。
 洞簫聲斷月明中，惟憂月落酒杯空。
 明朝捲地春風惡，但見綠葉棲殘紅。

那夜的主客是張師厚，蘇軾的兩個學生王適（子立）和王遜（子敏）兄弟於席間吹著洞簫。徐州是山城，沒有什麼好酒，且享受杯中的月光吧。為什麼月光依然皎潔而洞簫聲歇？因為等到月落，杯中的月光就落空了。子立與子敏都隨老師到湖州。蘇軾到湖州不久就獲罪被押解入京，可算「明朝捲地春風惡」吧！

蘇軾另有〈送蜀人張師厚赴殿試〉二首：

忘歸不覺鬢毛斑，好事鄉人尚往還。
 斷嶺不遮西望眼，送君直過楚王山。
 雲龍山下試春衣，放鶴亭前送落暉。
 一色杏花三十里，新郎君去馬如飛。

唐代新及第的進士稱「新郎君」，張師厚去馬如飛，意氣風發，躍然紙上，後來不幸早逝，未能有所成就。王子立娶了蘇軾的女兒，也於35歲的英年去世，終身未仕。人生難料，光憑才學不夠，時也、命也仍然很重要，只要存善心努力過就好。

元豐二年（1079）3月蘇軾調知湖州。他在徐州留下許多去思，也有很多朋友。臨別依依，作〈江城子·別徐州〉：

天涯流落思無窮，既相逢，卻匆匆。
 攜手佳人，和淚折殘紅。
 為問東風餘幾許，春縱在，與誰同！
 隋堤三月水溶溶，背歸鴻，去吳中。
 回首彭城，清泗與淮通。

欲寄相思千點淚，流不到，楚江東。

蘇軾在宋仁宗嘉祐二年（1057）3月中進士，4月母親程太夫人逝世，倉皇返鄉。1061年出任鳳翔府簽判，1064年調入京師，1065年入直史館任職，1066年丁父憂，1069年還朝注官，以直史館判官權開封推官，得職外言事。這年王安石變法，蘇軾因反對變法受到排斥，1071年乞出，任杭州通判，1074年調知密州，1077年調知徐州，1079年3月辭別徐州到湖州任職，這年他44歲，實際年齡剛滿42歲。22年間歷經了父、母、妻子死亡，自己從鳳翔到京師、杭州、密州、徐州，如今又要去湖州。朋友聚散匆匆，他心裡必然覺得疲憊不捨。所以此詞一開頭就說：「天涯流落思無窮，既相逢，卻匆匆！」他面對別離，嘆時光無情，不為人留；不過縱然春天猶在，與誰相共呢？說到這裡，我不禁想起歐陽修的〈浪淘沙〉：

把酒祝東風，且共從容。垂楊紫陌洛城東；

總是當時攜手處，遊遍芳叢。

聚散苦匆匆，此恨無窮。

今年花勝去年紅，

可惜明年花更好，知與誰同？

蘇軾此詞和老師何其神似。那位和蘇公拉著手，含著眼淚，折下殘紅相贈的佳人是誰呢？暮春三月，北地春暖，飛到南方過冬的雁群歸來，就要回到牠們的舊巢，他卻辭別舊友，取道隋代所開的運河南下，回首彭城，風景不殊，無限離情，徐州的朋友縱然欲寄相思，怕也無從到達。

宋神宗元豐二年（1079）4月蘇軾到達湖州任所，他在〈謝上表〉中謙卑的說：（皇帝）「知其生不逢時，難以追陪新進；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養小民。」不料竟得罪了當時王安石身邊的一些得勢小人，時稱「新進」，乃羅織他的罪名，找到他在〈杭州紀事詩〉中：「讀書萬卷不讀律，致君堯舜不知術。」和「根到九泉無曲處，世間只有螿龍知。」7月獲罪，押解至京師，差點失去性命。

我本將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溝渠！

後記：本文為2011年9月26日，漢儒書院—元智大學經典講座內容，2011年10月10日整理完稿，2012年5月2日發表於「搶救國文教育聯盟」網站。本文經黃啓方教授校閱，修改了幾處錯誤，敬向啓方兄表示感謝之意。